

几十年前的垃圾分类

◎丁维香

现在提倡“垃圾分类”，我想起自己小的时候，那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生活条件艰苦，所有的物品都要物尽其用，所以产生的垃圾少之又少。那时没有垃圾分类的概念，但是在生活中，有限的垃圾被分门别类，得到充分利用。

最受欢迎特别是被孩子们看作宝贝的是可以卖钱、换糖的废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可回收物品”。这样的废品很难得，因为即便是一张纸也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的作业本每页纸都是正、反两面写得满满的，有的把原来铅笔写的字用橡皮擦掉，再往上写，擦擦写写N次，实在不能再写了，还可以当手纸用。我父亲在商店做营业员，有时会有少量质地粗劣的商品包装纸，也都被我当草稿纸用。如果看见地上有张纸，都像发现了宝一样高兴。记得我和小伙伴一人手上拿一根一头削尖的竹竿，眼睛像雷达一样到处搜索，在地上找纸片，看见了就戳在竹竿上收集起来。我们还到处收集碎玻璃、油纸（塑料纸）、牙膏皮等，这些都能拿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卖钱。破衣服、坏鞋子可以从挑糖担子的人那里换糖吃。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实在破得不能穿，就用来糊糰子做鞋，哪怕是二指宽的布条也能派上用场。像现在这样成捆地扔衣服，甚至有的“旧衣服”都没有穿过几次，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除了能卖钱的，还有猪能吃的。没有剩饭剩菜，有的话也是留着人下顿吃，涮锅水可以拌猪食。烂菜叶、瓜果皮、青草和嫩树叶都是猪羊的好饲料。另外，干草、枯树枝叶和稻麦等农作物的秸秆是煮饭的柴火。姐姐比我大几岁，她还记得背个筐出去拾草、到收获后的田地里拔稻或麦桩的经历。

现在想来，物资匮乏的年代，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垃圾，也不用宣传教育，大家就自然懂得垃圾分类、废物利用，那是因为条件所迫。如今生活好了，但是还是应该提倡低碳环保、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尽量少浪费、少产生垃圾，同时逐步适应、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骗大的

◎王文莉

走过小区超市，儿子问我：“妈妈，泡泡糖能吃不？”

我说：“不能吃，吃了会粘肠子！”

他又问：“那口香糖能吃不？”

“不能咽下去，只能嚼完吐出来，可以锻炼面部肌肉，让脸变瘦一点！”

“妈妈，我也想的脸变小一点！”

掉坑里了，只好买。谁想，接下来，儿子几乎天天要瘦脸，我只好用吓唬他：“你再嚼口香糖，脸就要瘦没了！”

儿子摸摸自己的脸，担心地问：“妈妈，那我的脸现在变小了吗？”

我沉着地回答：“不大不小正合适！”

他不甘心地又问：“那你的脸呢？”

“妈妈是大人，脸骨架已经定型了。”

说给老公听，他笑道：“小孩子就是这样被骗大的！”

你小姨娘真笨

◎陈旭东

在某宝把套餐换成8块钱的，然后再买一张外省的流量卡，这样每个月只要50块就把话费和流量都解决了。按照他的指引，果然可以把套餐降为8块钱了，就是没有了每个月300分钟的话费套餐，从此我打电话变得吝啬起来了，打电话给妈妈也想用微信，跟她老人家商量，能不能学会按一下微信的那个绿色接听键？并利用回家的机会手把手演示教学，貌似会了，可等我到了外地，再用微信打过去，她又不会接了。跟我说，太麻烦了……奇怪的是，每次打电话总是会接，而且还会主动打电话给我。电话费是绑在女婿的电话卡上，我那可怜的妹夫，也不知每个月要多出多少电话费出来，不过好妹夫从来没有反映过此类冤屈。妈妈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半个小时，会把生产队里的其他村民家里所有

她知道的琐事全部汇报一遍。而且，她打电话时你想回一句是不可能的，根本插不上话。子女不在身边，老人家一个人在家寂寞，一旦有了诉说对象，那个自说自话，就像长江的水，滔滔不绝……

今天，妈妈又打电话给我了，告诉我小姨娘为了省钱，打电话也改用微信了。在中医院做保洁的小姨娘是为了告诉我妈妈有关大姨娘的婆婆住院的事，说那个婆婆的女儿笨，不会照顾老人。微信里的话说完了，小姨娘说：“姐，你那头把微信挂了吧，我不会挂……”

我妈妈说：“我也不会挂，还是你挂吧。”

两个人都不会挂那怎么办？

妈妈和我说：“你小姨娘真笨！微信都不会挂！”

那最后是怎么挂掉的呢？

妈妈说：“还是我主意大，跑到你二舅家找到二舅妈挂的……”



坐到通透有风处去

◎天凌

先生呼朋唤友出去露营时，福至心灵，也喊了我一声：“露营宜静宜动，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带上你的书法工具，等我们烤肉，你就可以写字；等我们钓鱼，你就可以沏茶；等我们玩飞盘，你就可以听听虫鸣吹吹晚风，也不失为散心之道。”

也对，以前他出去喝酒，三更半夜归来，我总是忧心不已，如今，我若能做帐篷里的监酒官，顺带把茶泡了、把字写了、把钩织的耳环都做了，不比闷在家里担心强？

若不出门露营，也没想到先生是这样的能人。巨大的白色天幕，通常需要两三个人合作才能搭起来，而他一大早就出门打前站，还给我直播他插上天幕杆、打防风地钉、拉风绳的全过程。凭一己之力，就矗立起天幕来。

在天幕下放上轻便的折叠长桌和帆布椅，先生朝镜头微笑：你可以认真写字泡茶，烤肉炉上的工作就归我。你好好找一个避烟处，等着吃现成的。

我来到营地的时候，先生已经升起炭火炉来，准备烤串。浓

烟升起，他戴着浴帽和双层口罩，像武侠片中的大侠一样，在烟火中来回腾跃，翻转着手上的大把烤串。烤羊肉也好、烤牛肉也好、烤鸡翅也好，大约烤过五分钟，还需要在正反两面都均匀刷上一层油，再快手撒上红辣椒面和孜然粉，继续烧烤。

酒足饭饱，大部分朋友都走出帐篷散步去了，先生对我说：“我停车时，看到附近的灌木丛里有枸杞子，那里鸣虫聚集，当年考上大学之前，你也是一只乡间皮猴子，不妨来试试耳朵，看你还能听出几种不同的鸣虫？”

手被紧握，只有跟随他，像两个私奔的少年，来到了离帐篷约半公里的山洼处。果然发现了野生的枸杞灌木，昆虫音乐家们就在这里潜伏着，振动翅膀，优美的音韵，像泉水般一股股涌了出来。纺织娘、竹蛉子、金铃子、扎嘴、油葫芦、蛐蛐儿、绿螽……

朋友们散步回来，纷纷告辞回家。我俩乐得清静，干脆在这里谈天说地，享受晚风和虫鸣。

茶越喝越淡了，我们的交谈却越来越深入。

先生耐心聆听我的话题：对于上司的意见、对闺蜜间攀比的微妙不屑、对脱产进修的某种犹豫。他也向我说出了自己在功成名就的小舅子面前的自卑；诉说了这几年狂热地健身，是因为他对体能下降、年华老去隐隐的不安。他会在跑马途中偶尔想起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而有一刹那的负疚感，同时又摆脱不了山高水长一路跑去的那种畅快和诱惑。他已经47岁了，对他这个年龄的中层干部来说，从正科到副处的提拔并不容易，而他在球场上也不得不为对手是谁而忐忑。若球场对面站着年长十岁或年轻五岁的上级，他还要不要痛下杀手？他应当赢几分或者输几分？这样一思量，他的步伐不免凌乱起来，想小赢的时候输了，想小输的时候惨败得不像他的水准，被旁边的同事喝倒彩。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先生的心中居然酝酿着这么多的踌躇。

坐在这通透的地方，我俩对人生、对选择做了一番畅快的交流，把平时来不及说的话题细细讨论，好几个小时都没有看一眼手机。我们忘了外面那个终究要回去的世界，只是在沉浸在此时此地。